

傑作豈從無意來



自由談
陳德錦

法國小說家巴爾扎克的《歐也妮·葛朗台》出版至今逾一百九十年，這部十萬多字的作品不分章節，一氣呵成，通過以造酒桶起家致富的吝嗇鬼葛朗台如何操控女兒的經濟和婚姻，把十九世紀法國拜金主義的社會現象表達得淋漓盡致。兩年後巴爾扎克又塑造了一個縱容女兒高攀上流而耗盡家財的「慈父」：《高老頭》中的高立歐。這兩部同樣寫父女情的「人間喜劇」，創作時間相距很短。

文藝創造常有意想不到的相向相反的例子，有時無心插柳自成蔭，有時苦心孤詣卻備受冷落。巴爾扎克還算是百年一見的奇才，他對當時社會情態瞭如指掌，發生在一個暴發戶身上的故事可以是千姿百態寫之不盡。我又想到另一位小說家哈代，他的《還鄉記》、《黛絲姑娘》等是修讀英國文學者必讀之作，可是他的長篇案頭詩劇《王朝》卻少人問津。《王朝》並非為劇場而寫，但若非戰爭歷史深印他腦海，也許就用不着以冷門的案頭劇形式來表達。說到底，讀者還是更喜愛哈代小說裏小人物的愛恨恩怨。

再看另一位兒童文學家米爾恩。米爾恩父親渴望讀一部推理小說，兒子忽發奇想不如親手寫一部給老父看，結果是寫出了當年被譽為「三大偵探小說之一」的《紅屋之謎》。無心插柳的例子多着，二十世紀美國作家伍爾夫(Thomas Wolfe)寫了幾部自傳式長篇小說，一般評價不是不好而是指其篇幅太累人，反而他的一個千把字短篇《遠和近》卻



法國小說家巴爾扎克著《歐也妮·葛朗台》。

膾炙人口。故事說：一個老火車司機退休後，跑到一個小鎮探訪一戶人家。他每次駛經這小鎮都遠遠見到一個女人向他揮手致意，這使他心懷快樂美好的願景。當他叩門直面這女人時，她卻是面容憔悴、抑鬱，不言不語。這小鎮和這家人都變得陌生，而自己也意會到對方看見一個滿臉風霜的老人。這小說值得玩味之處，是人與他人、人與自我之間，因「遠」和「近」所帶來的種種差異和割裂，或多或少是作家那一代人心理勢態的象徵。

我國文學史上也有許多類似的例子。朱晦庵著作浩繁，無學不精，但普通人最喜歡的可能是「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這些充滿妙趣的小詩。清人沈復寫《浮生六記》，並不指望這部個人手記能成為性靈文學的傑作。沈復無心栽花，卻澆灌出一束奇葩。小說家老舍擅長描寫風土人情，但《貓城記》有別於一貫風格，出版時不甚引來反響，近年卻聲譽漸高。擅以海洋歷險為題材的波蘭裔英國作家康拉德，也曾改弦易轍。當世局動盪，他推出《密探》一書，初時反響一般，至今震鑒文壇，公認為關於恐怖主義的開山之作。由此可見，別開生面的作品未必是聊備一格而同樣足以領導風騷。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說：「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講及是一時一代的文體，但就獨立一篇一文而言，即使文體還流行，作家也應不斷尋求「解脫」，絕不能躲懶。他要換一個角度看人生，他要尋找新的表現方法，他要挑戰難度而不論成敗。但醞釀不足、率爾操觚，即便稍有新意，也未必能寫出傑構。

因此，說「無心插柳」也許言輕了，作家能翻空出奇別樹一幟，其實是通過十分認真的思考和實踐，是另一種投入。沈三白大可把《閩房記樂》的內容與友人把酒分享，而不必寫進《浮生六記》。這書是他的情感、個性和信仰的剖白。

法國小說家巴爾扎克著《歐也妮·葛朗台》。

藉《繁花》春風拚經濟



如是見
陳澍

上海出生的香港導演王家衛最近推出的電視劇《繁花》，不僅成為流行的文藝作品，甚至還真的開始拉動滬港之間新一輪的投資熱潮。上海市政府的官員藉着這股《繁花》熱潮，直接衝到香港來找投資。

筆者近日應邀出席了上海市政府在香港舉辦的一場招商投資會，上海市政府下轄十六個區超過一半的區以及這些區內最重要的投資項目都帶到香港來做展示，於是七八個區負責商務的官員就各自介紹自己的重點項目，一個接着一個。

上海和香港無論從經貿關係還是民間情感上本來就有着千絲萬縷的特殊連結，去年恰逢「滬港合作會議」機制全面展開二十周年，今年上海市更希望藉着《繁花》熱潮，把「滬港合作會議」機制向下一個二十周年推進，而滬港之間合作的領域也遠不止最初的經貿關係那麼簡單，如今可以說是全方位的，從文化旅遊到時尚，包括電影電視領域的合作，如《繁花》就是很好的

一個例子。因為工作關係，筆者經常往返滬港兩地，經常聽一些官員私下說，特區政府是一個「熱廚房」，但是平心而論，哪個政府不是「熱廚房」？

再說上海市政府在香港做的推介會，其中有一個環節特別講到上海正在打造「二十四小時經濟」。仔細打聽一下，原來上海目前的酒吧數超過二千三百家，帶有現場音樂性質的餐飲場所超過一百四十家，全上海還有超過四百零五個地鐵運營站點是在晚上十點後繼續通宵服務的，而政府也非常鼓勵多一些二十四小時營業的餐飲場所，甚至如今每個區都有特色，比如凌晨吃燒烤可以去哪個區哪條街，飲酒聊天可以去哪條路，感覺這樣的設計和推廣比香港目前的「夜繽紛」更有系統性。

很多上海老朋友看完《繁花》之後都感嘆，上海經濟從改革開放開始至今，來自香港的投資一直是推動上海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上海今天的成就，港商可謂功不可沒。看看淮海路兩邊的商場，宛如香港中環復刻。而今上海政府藉着《繁花》春風來港拚經濟的魄力，其實也值得香港同行借鑒。



HK人與事
楊不秋

秋冬時節的香港，暑氣消盡。周末我常去行山。一般在中午時分出發，大約三四個鐘走下來已經飢腸轆轆，就近找家好餐廳，品嚐特色美食，感覺充實又圓滿。

早年剛到香港不久時，有次跟一大夥人行山，大家在山腳下的水塘兵分兩路，一隊直線上山，一隊在山下沿水渠走平路。我看了一眼山路，一路向上不停歇的趨勢，讓有自知之明的我選擇了平路小隊。山腳下的平路確實輕鬆，偶爾翻幾座小坡，基本都在灌木和小樹林間穿行。最後，我們在赤柱廣場等了好久才等來了翻山小隊，他們一個個灰頭土臉，叫苦連天。當時我雖然慶幸沒有自找苦吃，卻也好奇如果走那條挑戰體力的山路究竟能看到怎樣的風景。所以，孖崗山算是一直長在我心頭的草。

後來，由平緩到多起伏，逐漸增加難度，我也走過了不少行山路線。在用雙腳丈量山路之餘，總能充滿驚喜地邂逅平日難得一見的花草和飛鳥，看到它們寂靜又自由地

行山之樂

在大自然裏展現勃勃生機。遠離喧囂，走過山谷溪流，登上山頂俯瞰，每一次的呼吸都會變得深且綿長。彷彿心變大了，人卻渺小起來，一下子融化在了天地之間。這種渺小並沉浸的感覺，讓各種慾望和煩惱變得輕飄飄的不值一提。

今年元旦，我終於去了孖崗山。同行的朋友很有經驗，也熟悉這條路線，她有意識地控制着攀爬的節奏。時歇時停，在每一段登高之後的轉身回頭，我們都能看到不同的風景。直到行至最高點，我看到蒼翠的群山懷抱着一潭呈現妖嬈之姿的碧波，近在眼前的還有一隻雄鷹，驕傲地盤旋在藍天。靜謐而壯美，一路攀爬的辛苦都很值得。也正是在那一刻，我又想起多年之前的孖崗山之行，在選擇輕鬆坦途的背後，原來也曾經錯過了如此大美之景。

中國古代文人向來崇尚山水之樂，並以山水寄託曠達。歐陽修在《醉翁亭記》中寫山之朝暮，野芳幽香，佳木繁陰，留下了千古名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欣賞山水，無分東西。梭羅在《瓦爾登湖》用極盡濃稠茂盛的文字，信馬由繮地描述在他隱居之地的山林湖濱和棲息於間的



▲孖崗山景色。 作者供圖

動植物。這或許透露着他對現代工業文明的抗拒和不屑，可看到這般安靜、乾淨又不乏生機的文字，我感到精神開始舒緩，浮躁的神經也被安撫，同時感受到了最不加修飾的樸實、溫暖和真誠，深深為之感動。

居大不易，是香港很難擺脫的一個標籤。可是人們卻常常忽視香港面積遼闊的郊野公園，無論身居何處都能便捷抵達。在大自然裏，每個人都能享受富饒的地理空間和精神滿足。去行山吧！行山之樂，易得之。

獸首銜環不一定是鋪首



文化什錦
鄭凱迎

獸首銜環的設計早見於殷商時期的青銅器上，一般位於器皿的肩部、腹部，相信是用作器物的牽引及提攜，同時亦作為器體裝飾的一部分。獸首的設計多樣，有牛、象、鹿、犀、虎、熊、羊等；銜的本義指馬嚼子，是橫勒在馬口中的器具，引申指連接。但從出土發現的實物觀察，獸首銜環嚴格來說非由獸口銜着，而是獸首的鼻向下延或鬚鬚下垂套起活環，有稱這獸首銜環為器皿的耳。

帶有獸首銜環的青銅器多集中在禮器、酒器，包括壺、尊、鼎、壘、甗、甗、甗等；研究指殷商年代盛行巫術、尊重神靈，是作為在巫術活動擺設青銅器以在祭祀中達到與神靈溝通目的。青銅器上的獸面銜環在殷商後的周朝有所發展，設計不限於青銅器體上，陝西省韓城梁帶村芮國墓出土一批牛首金扣環，造型有如農耕社會穿了鼻環的水牛的正面相，這鼻環在此是作為垂吊其他飾物的扣環，出土於墓主胸腹之間，是衣飾的元件之一，有說這是承傳殷商能與神靈溝通的信念。金屬製品以外，前人亦運用其他物料製作，玉石是其中較通用的，與青銅配件嵌鑲在木槨或漆器上。

漢代及之前的戰國已有將獸首銜環的設計發展到建築物上，稱為鋪首；《漢書·哀帝紀》記述：「孝廟殿門口銅龜蛇鋪首鳴，鋪首作龜蛇之形，以銜環者也。」龜蛇是傳統四靈之神獸玄武，這種獸形已被認為有辟邪、鎮宅的功能，設計造型除神獸玄武外，亦有其他如獅、虎形等兇猛的面容。

獸首銜環與《漢書》所描述的鋪首形式相近，但是兩種不同的概念，蘊含不同的文化內涵，前者有與神靈溝通的意義，後者是保平安、避不祥。也因這種發展思維，鋪首的紋飾的獸面設計，大多兇神惡煞，其中最為普及是一種稱為饕餮的造型，來源則是依據殷商、周朝的青銅器體上的帶有威嚴的紋飾設計，古籍《呂氏春秋·先識覽》指：「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



▲獸首銜環五件。 作者供圖

及其身，以言報更也。」饕餮是神話傳說中的一種怪獸，古有稱為鸮鵂，有炫耀武功的意味，其後鋪首多以此造型作鎮宅，其目的不言而喻。

鋪首是對稱地安裝於傳統建築物院門兩扇門縫兩側之中上部，既方便啟閉門扉，其圓環亦便於叩門喚人；由設置在青銅器體上與神靈溝通的裝飾造型，發展到裝飾與實用功能兼備的宅門鋪首。自戰國時代開始，置於器物上作為設計及宅門兩者並行，但前者已漸失去如商周時期與神靈溝通的原意，成為提引或裝飾目的；宅門叩環的鋪首成為驅邪避禍及叩門的建築物件。自漢代以來，鋪首的造型並不完全統一，除上述提及現實生活所能見到的龜蛇、虎等動物及幻想的饕餮外，亦有如東漢泰山太守應劭在《風俗通義·佚文》所指作蠡狀，其文曰：「公輸般之水上，見蠡，謂之曰開汝匣，見汝形，蠡適出頭，般以足畫圖之，蠡引閉其戶，終不可得開，般遂施之門戶，欲使閉藏當如此周密也。」

蠡就是螺，有傳鋪首是魯班仿照蠡而發明的，世人從之以仿螺形製作，取其可以緊閉其戶意思；明代楊慎《秋林伐木》中稱龍生九子之第五子椒圖，有善守其巢穴特性，其形象似螺蚌，世人亦有將其形象雕在大門作鋪首，以守護大門，但實際上出土文物沒有發現類似

螺狀造型的鋪首，似是想像出來的意念。

東漢經學家、文字學家許慎《說文解字》有指：「鋪首，附着門上用以銜環者。」已將鋪首的功能簡潔說明，但不少人還認為鋪首包括青銅器體上的獸首銜環，將兩種功能概念混淆。其實漢魏以後，鋪首應用不單於宅門上，在墓葬、石碑上往往見到，活環已經不活而固定下來，成為鋪首圖案的一部分，跟設置於青銅器上獸首銜環始源的形態越走越遠。

燕下都遺址出土一件被形容為中國第一大青銅宮門鋪首，高有七十四厘米餘，寬近三十七厘米的巨大體形而得名，這件鋪首與一般的青銅器高度近半，很難想像這件建築構件與器皿上的獸首銜環有相同的意涵。歷史上亦有將獸首改為鋪首，成為鋪首銜環的稱呼，似乎將兩種不同起源而各自發展的概念合併，看來還是有點不妥。

鋪首自戰漢以來逐漸形成其功能，有一定觀賞的藝術特色及具備實用功能；獸首銜環來自殷商先民創作，為祭祀及與神靈溝通的青銅器提引及裝飾。前者是功能及形制的統稱，而後者是物件造型的描述，兩者概念不一。鋪首會有獸首銜環造型設計，但有這種造型設計（如嵌鑲在木槨或漆器上）的不一定是鋪首，是嗎？



「岐陽世澤」



市井萬象

由中國國家博物館主辦的「岐陽世澤——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李文忠家族文物展」在北京開幕，展出館藏文物及明代復原服飾共計七十二件（套），講述明代開國功臣、岐陽武靖王李文忠家族在明清兩代的家族脈絡。

新華社